

江南老行当

王喜根 著

裁缝 秤行 箍桶 厨子 剃头 中药店 毛笔店 炮仗店 白铁匠 染坊 修脚

修伞 放鴿

做木梳 摇麻绳 修棕棚

棉花席子店

代写书信

修钢笔 倒马桶 挑脚 磨剪刀

铜匠 铁匠

锡匠 银匠 车匠 炭匠

皮匠 画匠 吹糖 卖梨膏糖 汤包 卖冰棒 炕山芋



江南老行当

王喜根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江南老行当 / 王喜根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14-18914-1

I. ①江… II. ①王… III. ①职业—介绍—华东地区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45615号

书 名 江南老行当

著 者	王喜根
责任编辑	曾 偲
责任校对	王翔宇
装帧设计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http://www.jspph.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印刷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页1
字 数	262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4-18914-1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为后人留下记忆中的财富

我国的老行当一直以选材独特、构思奇妙、工艺精湛而为世界称道。老行当曾经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一门技艺成就了一个行当，无论是生活需要，还是情结使然，多姿多彩的日子让老行当散发着久远的魅力，它见证了历史的昨天。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老行当逐渐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老行当的消亡，对从业者来说，只是一种谋生手段的改变而已，作为行业来说很正常。抱残守缺没有意义，如今老行当从物质层面上已逐渐不需要了，但在精神层面上却很需要，我们不能忽略情感上的维系，作为情感上的东西，时不时地怀念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老行当在特定时期出现，有其历史土壤，随着时代发展，它逐渐出现了与外部环境不适应的地方，但它属于历史记忆遗存，承载了难以忘却的纪念。在工艺上，它凝聚着人类智慧，有机器代替不了智慧和心血，是人类精神的重要遗存。从文化多样性角度来看，在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下，民族文化更应该保护。即使从实用角度看，也还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在局部地区仍然是一种补充，虽然主体上辉煌不再，但还会给社会带来方便。对于故去的岁月，老行当不仅是对历史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们已成为一个个文化符号，由这些文化符号，我们可以联想到那个时代丰富的社会内涵，具有博物馆的馆藏价值。

这些年我寻访了不少古镇古村落，云南丽江、成都锦里、浙江乌镇、常熟沙家浜等地老行当保护和开发模式令人叹服。在一些古镇老街上，旅游部门专门辟出铺面，引进传统的前店后坊式的商铺经营模式，让老艺人在这里充分展现技艺，不仅增加了旅游项目的趣味性，而且抢救了行将消亡的民间传统工艺，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显然，一些老行当的社会需求已经消失，但是这些行当有保存人类记忆的作用。比如补锅、铜碗，这个行当现在已经没有需求，但是补锅、铜碗的工具，还有工艺流程可以通过图片、文字记录下来，这样可以告诉后人历史上有过这个东西。应当承认，有些老行当的传承价值已经不大，但是它对人类历史的记录作用却仍然存在。

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曾经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是靠人传承下来的，如果从事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遗产就要断绝了，当务之急就是“抢救”！作为一名记者、一位作家，我对乡土文化有着深切的情怀，长期以来为老行当保护和抢救的现状而焦虑，对于生命、历史，我虽不能延续它，但我有阅历、有笔力、有为社会担当的勇气，可以用自己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它，向社会展示老行当的知识和魅力，为后人留下记忆中的财富。

目 录

百业寻踪

铜 匠 / 003	染 坊 / 041	放 排 / 079
铁 匠 / 005	修 脚 / 043	酒 坊 / 081
锡 匠 / 007	修 伞 / 045	铜 碗 / 083
银 匠 / 009	放 鸭 / 047	补 缸 / 085
车 匠 / 011	做木梳 / 049	裱 画 / 087
篾 匠 / 013	摇麻绳 / 051	照相馆 / 089
皮 匠 / 015	修棕棚 / 053	古玩店 / 091
画 匠 / 017	棉花席子店 / 055	捏面人 / 093
白铁匠 / 019	代写书信 / 057	刻 章 / 095
补 锅 / 021	修钢笔 / 059	制 壶 / 097
裁 缝 / 023	倒马桶 / 061	私 塾 / 099
秤 行 / 025	挑 脚 / 063	修钟表 / 101
箍 桶 / 027	磨剪铲刀 / 065	牙 医 / 103
厨 子 / 029	看西洋镜 / 067	媒 婆 / 105
剃 头 / 031	卖绒花 / 069	接 生 / 107
中药房 / 033	琢 玉 / 071	纸扎店 / 109
毛笔店 / 035	漆 器 / 073	云 锦 / 111
炮仗店 / 037	雕版印刷 / 075	刺 绣 / 113
棺材店 / 039	帮 船 / 077	惠山泥人 / 115

美食回味

草炉烧饼 / 119

糖炒栗子 / 121

吹 糖 / 123

卖梨膏糖 / 125

汤 包 / 127

卖冰棒 / 129

炕山芋 / 131

麦芽糖 / 133

采 菱 / 135

五香烂蚕豆 / 137

卖烂藕 / 139

麦 蚕 / 141

炸炒米 / 143

冰糖葫芦 / 145

炒米糖 / 147

豆腐脑 / 149

锅盖面 / 151

火 烧 / 153

浇糖人 / 155

卖汤圆 / 157

市井写真

茶水炉 / 161

茶叶店 / 163

梳头娘姨 / 165

货郎担 / 167

木偶戏 / 169

油纸伞 / 171

救火龙 / 173

榨甘蔗 / 175

窑货店 / 177

卖二胡 / 179

邵伯锣鼓小牌子 / 181

租小人书 / 183

听 书 / 185

信托商店 / 187

走江湖 / 189

穿牙刷 / 191

剪 纸 / 193

鸡毛掸 / 195

摆残棋 / 197

卖金鱼 / 199

肉 案 / 201

算 命 / 203

汽油灯 / 205

核 雕 / 207

草 编 / 209

乡韵悠扬

磨 坊 / 213

杀 猪 / 215

打蒲包 / 217

渔 船 / 219

烧 窑 / 221

豆腐店 / 223

踩水车 / 225

摆 渡 / 227

扳 罾 / 229

簖 蟹 / 231

放 蜂 / 233

耖 蚬 / 235

独轮车 / 237

打 夯 / 239

造 纸 / 241

酱 园 / 243

阉 鸡 / 245

捶石子 / 247

打草鞋 / 249

留声机 / 251

百业寻踪





铜匠

江南人家都喜欢铜器，那时候，一般家庭所使用的器皿都离不开铜器，婚嫁时必备两个铜盆，子孙满月又要送个铜盆、一双铜筷子，父母过六十大寿，子女照例会送上一个铜盆，寓意父母金盆洗手可以享清福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江南古镇到底有多少“打铜巷”，实在数不清。当时江南人家以拥有铜器为荣，使用铜器多的便是大户人家。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人们纷纷把铜器捐了出来，铜器从此在江南人日常生活中“淡出”，铜器铺相继关门歇业，可铜匠担仍然活跃在街头巷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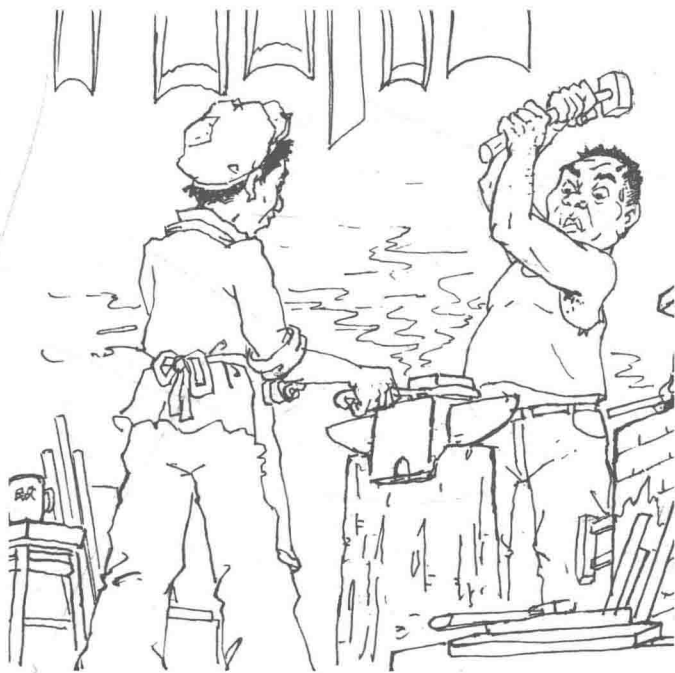
铜匠担两头都是木柜，一头木柜抽屉里放着铆钉、铜钉、铜皮等修补原料，另一头的木柜就是个工作台，台面上是一把固定的木柄长锉，架子上挂着铁钻和一些铜挂件，抽屉里有钳子、榔头等工具。有道是“卖什么吆喝什么”，可铜匠从不吆喝，只管埋头走路，左手持一件串了七八块长方形铁片的铁串，行走时铁片往上抛来回撞击，“呱哒、呱哒”的金属声顺着门缝往人家屋里钻，

人们听见这熟悉的声音便知道铜匠来了。

铜匠修铜器不生火，故称冷作。承接最多的生意是修锁配钥匙，铜匠有一串万能钥匙，不管是老式铜锁还是新式弹子锁都打得开。老式衣柜的铜铰链断了、皮箱的铜包角坏了、铜脚炉拎襻脱落，铜匠妙手回春，立马整旧如新。有人家搪瓷盆瓷跌掉了，担心日后生锈穿孔，也拿过来请铜匠修。铜匠随身带有烙铁和焊锡，将烙铁放在人家炭炉里烧红，将瓷盆破损处用砂纸打光，用木棒在小瓶子里蘸点硝镪水涂在上面，烙铁粘上锡，“滋啦”一声，瓷盆就焊好了。这修修补补的活计，也花不了几个钱，挺受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欢迎。

还有一种卖铜勺、铲子的，似乎也应归在铜匠行当之列。他们大多数是兴化一带人，居无定所，常年生活在船上。靠岸后，找一块空地支起炉子、拉着大风箱炼铜。铜大部分是换来的什铜，什铜不够添些铜锭。铜水出炉后用长勺倒进一个个泥模，冷却后拆开模具，里面就是一组铜勺或铜铲，拿出来用锉刀锉锉，就成了铮亮的黄铜器皿。偶尔，他们也加工一些铜烫壶、铜脚炉，这种东西工艺比较复杂，买一个能用很长时间，销路不畅，没有预约不做。

上街卖铜勺、铲子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妇，一根竹竿上面绑两根横条，横条上拴了大大小小的铜勺、铲子，边走边摇，铜器经撞击发出“叮铃咣啷”的响声，轻重缓急像演奏打击乐一样，吸引了众多行人的目光。同时，她们身上背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备货和秤。这类铜匠主要干的是以旧换新的营生，经营模式与银匠店大同小异，旧铜勺、铲子、脚炉拿来称分量、折旧，算出实际重量，超过部分按什铜收购，不足部分贴钱，加工费另收，虽没有几个钱，但这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到冬季，她们会随手拎个烫壶、脚炉，有铜拿铜来换，没有铜也可以拿钱买，那年头铜属统购统销物资，议价铜不是没有，只不过价格高一些罢了。



铁 匠

早年读过臧克家先生三十年代初写的一首短诗《当炉女》，上下两阙十二行仅一百多个字，却活脱脱地展现了铁匠铺悲欢离合两个刻骨铭心的场面：

去年，什么都是他一手担当，
喉咙里，痰呼呼地响，
应和着手里的风箱，
她坐在门槛上守着安详，
小儿在怀里，大儿在腿上，
她眼睛里笑出了感谢的灵光。

今年，她亲手拉着风箱，
白绒绳拖在散乱的头发上，

大儿捧着水瓢蹀躞着分忙，
小儿在地上打转，哭得发了狂，
她眼睛盯住他，手却不停放，
果敢地咬住牙根：“什么都由我承当！”

撑船、打铁，世上最苦的行当。一位失去丈夫的妇人，拖着两个孩子独自撑着个铁匠铺，真可谓苦上加苦。

铁匠手艺大都是家传，据说祖师爷是太上老君，因为他有炼丹炉，任何金属扔到炉内都可熔化，农历二月十五为祖师爷生日，铁匠铺众师徒是一定要拜祭的，图的是炉红火旺，生意兴隆。铁匠分店铺、流动摊两种，店铺通常设在城乡结合部，前店后坊，专卖铁制日用品和农具，现场锻打应用器具。流动摊一般为二三匠人结伴，肩挑工具箱、小铁墩、火炉、风箱，走乡串户，专为农民锻打和修理铁犁、铁耙、镰刀等农具，倒也颇受欢迎。

从小我结识了一位铁匠朋友，叫三龙，比我大五六岁，人长得虽单薄，但胳膊上还有点肌肉，玩石担子、石锁是一把好手，由于家里弟兄姊妹多，十五岁拜在一位姓周的铁匠师傅手下当学徒。铁匠铺临街，早晨卸门板、生炉子、拉风箱自然是徒弟的事。大火炉在屋子右侧，铁匠墩就支在屋子中间，风箱一拉，炉膛内火苗往外直窜，铁料在炉中烧红刚拿出来，铁锤打在上面，通红的铁屑四下飞溅，如果溅在化纤织物上肯定留下一个洞，好在那年头市面上还没有流行化纤布，大家都穿纯棉织品，不怕烫。但铁屑近距离溅在身上还是挺烫的，所以铁匠都系着厚厚的围裙，鞋面上盖着破布纳成的护罩。仅半年工夫，十八磅大铁锤在三龙手里已经抡得得心应手了。师傅掌主锤，三龙抡大锤，师傅左手握铁钳，右手握小锤，在三龙锻打过程中不断翻动铁料，使之能将方铁打成圆铁，粗铁棍打成细铁条。民间有句老话：长木匠，短铁匠。说的是木匠下料总留有充分的余地，长了可以锯，短了没法接；铁匠有大火炉，铁料可以接，要长则长，要短即短，要方则方，要圆即圆。

我的故乡邵伯过去是水码头，曾是辉煌一时的南北物资集散地，镇上工业起源于以船民为服务对象的钉铁业，鼎盛时期，铁匠铺近百家，所产锚链名闻遐迩。这里生产的铁锚曲度相称、淬火适中，形状像猫的利爪，落地四平八稳；所产链，粗细均匀，连接处不留痕迹，即使遇上大风浪也不易断裂，故而享誉大江南北。



锡 匠

我小的时候，感觉天气要比现在冷得多，人们晚上睡觉都习惯在被窝里放个烫壶。烫壶多种多样，铜的、锡的、瓷的……最不济的弄个盐水瓶也能凑合。黄灿灿的扁圆铜烫壶，样子好看散热也快，为了防止烫伤小孩，外面得裹个布袋。锡烫壶其貌不扬，散热相对慢一些，不用裹布袋，热乎乎的能持续到天亮。

在江南一带走动的锡匠多为兴化人，他们一家人都住在船上，船一靠岸，徒弟便手持两件工具，“叮儿当、叮儿当”地走街串巷揽生意。等生意揽多了，他们便将沉甸甸的锡匠担子挑上岸。通常，人家请锡匠打锡器，都是自己备料，主家把残破锡器送来，锡匠一一过秤，详细记下重量，根据来人要求打造的物品换算一下重量，做到双方心中有数。然后，找一处宽敞、平坦的地面做作场，生意就算开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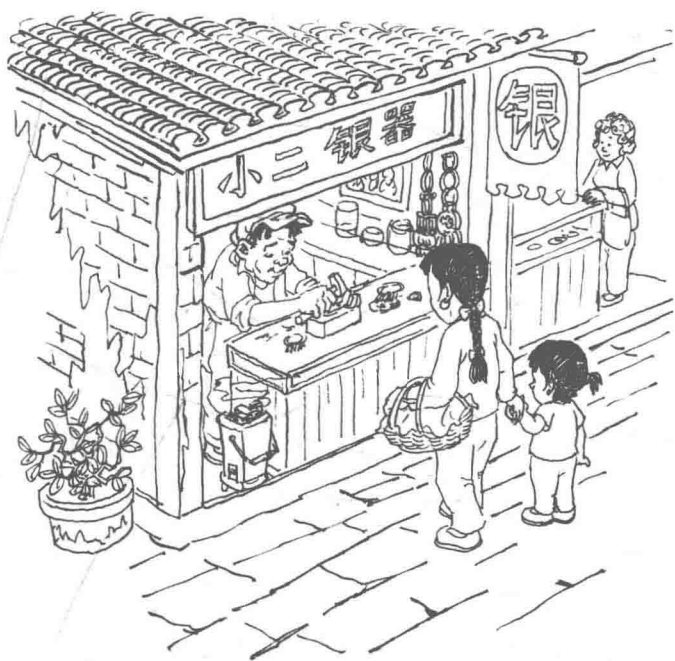
小炉灶支起来，风箱一拉，火苗直窜，那小小的坩埚散发着温暖的橘红

色光晕，锡的熔点很低，不大一会，破旧的锡壶、蜡烛台便慢慢融化成水银般的液体，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绵软的金属味道。此刻，锡匠便会把两块二尺见方、一面裱着表芯纸的方砖打开，在表芯纸上放上一条湿润的细软棉线。棉线圈起的轮廓，根据打造器具的大小和样式而定。如果是做锡吊子，那线绳会圈成一个扇型的面，线头露在石板外面，却不交叉，两个线头间留有一定的空隙。然后再合上两块方砖，锡水化到一定程度，锡匠就把坩埚端起来，吹掉锡水上的灰尘和杂质，然后对准线头间的空隙，小心翼翼地倾倒进去，方砖缝隙间冒出淡淡的青烟。约摸五分钟，打开方砖，沿着线圈的轨迹，就是一片锃亮的扇型锡板。接下来，锡匠稍作裁剪，然后在砧板上锤打，直到打出锡吊子形状。拼接上壶底、壶嘴、壶把，再用边角料做一个壶盖，最后在壶身上用木槌轻轻槌打出均匀的亮点，一个锡吊子便问世了。粗使的锡器，这样就能交活。若是细巧的锡器，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下，用竹节草擦一擦，擦得银光锃亮。

刚做出来的锡器的确很亮，可是时间不长便氧化变成灰黑色。但在那个科技相对落后的年代，用锡器贮存茶叶、温酒是再适宜不过的了。因为它可塑性好、密闭性和导热性强，锡器便长久地成了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伴侣。

记得我姨父冬天就喜欢用锡壶烫酒喝，把酒倒进锡壶，注满开水，那酒不一会就热了，然后用小酒杯啜着喝。他眯着眼喝得有滋有味，喝到兴头上时，会情不自禁地给我和表哥嘴里塞上几片喷香的牛肉。

如今在我们生活里已找不到真正的锡匠，寻常人家也很难觅到锡做的器皿。回首往事，一切都是那么仓促，仓促得就像刚出世的锡具，银亮的色彩转瞬即逝。



银 匠

我从小就羡慕人家“惯宝宝”，手上有手镯，脚上有脚镯，镯上有一串银灿灿的铃铛，手舞足蹈之际发出叮叮当当的银铃声，动听极了。而农村里、渔船上的小男孩则喜欢戴银项圈，每个直径约二十公分，明晃晃地套在脖子上，与脑后的“小尾巴”相得益彰。按说我是家里“老巴子”也算“惯宝宝”，儿时却没有享受到如此待遇。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当我儿子呱呱一落地，她便送来了银灿灿的手镯、脚镯，算是弥补了我儿时的遗憾。

据历史记载，中国发现和使用白银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早期银器初见于战国，于汉唐时期更进入鼎盛时期，人们把保佑平安、兴旺发达、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等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各种金银器上，形成了深厚的民间首饰文化。

记得古镇上曾拥有三四家银匠店，加工的金银首饰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童饰，另一类为女饰。童饰有手镯、脚镯、锁片、项圈、帽坠、麒麟送子牌、和合二仙牌以及挑式、钟式、筐式等各种各样的铃铛。女饰有插在发髻上的

簪子、金钗，戴在手上的戒指、手镯、手链，挂在耳朵上的耳环、耳坠和套在脖子上的项圈、项链。

离我家最近的是一家王记银匠店，鼻梁上架一付老花镜的老银匠成年累月地敲打着，他那工作台上，酒精灯、银匠砧子、锤子、锉子、钳子、试金石、模子，一应俱全。此外，还有一把白铜、象牙做的戥子和一瓶给首饰上光的白矾水。看他打制金银器，绝对是一种艺术享受。点上酒精灯，老银匠气定神闲地将带弯头的吹管含在嘴里，深深吸上一口气，火焰顿时被吹成了一道细线，金块在蓝色的细火中渐渐变软，随后放进铜模子叮叮当当敲打一气，美轮美奂的花型脱颖而出，紧接着拿到小铁砧上轻轻锤一锤、锉一锉，去除毛边毛刺，再放进白矾水瓶，只听得“哧啦”一声，一件锃光闪亮的首饰便展现在客户面前。

记得和我母亲共事的张先生过去就是位银匠，“文革”破四旧，金银首饰首当其冲，他转行当了会计。改革开放初期，县里创办金属工艺厂，人们想到了散落在民间的一帮老银匠，张先生风风光光地被请去当艺术顾问，参与设计制造了一批“国宝”级金属工艺品。“九龙杯”，相传是清康熙年间邻国进贡的一件稀世珍宝，它的奇特功能在于斟酒后杯中能显现一条龙，因而备受康熙喜爱。此后，则演绎出《杨香武三盗九龙杯》的民间传说。至于这九龙杯到底何等模样？如今流落何方？始终是个谜。而这帮不甘寂寞的老银匠，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居然将这具有珍贵考古价值的九龙杯制成了。那年，我到该厂采访有幸一睹芳容：一只金银镶嵌的酒杯，四周环绕着八条形态逼真、玲珑剔透的金龙，斟上白酒，杯底则显露出一条活灵活现的小青龙。为了给国家换取外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该厂推出了“九龙酒具”，首次拿到国际市场展销，马上引起轰动，尽管售价高达人民币8600元，仍供不应求。

老银匠闻此一个个大喜过望：一喜为国争了光，二喜民间的传统工艺绽放出了绚丽夺目的异彩！